

教 童 子 法
弟 子 職 正 音
弟 子 職 集 解
弟 子 職 注





法 子 童 教

撰 筠 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教育法及其三種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 徐益之 王永榜 徐鼎銘) 台

敘

此慕友先生教童子法。舊附四書說略後。余以其可砭俗師也。校而刻入叢書中。有極陋極迂處。而極通處甚多。不得不爲善教者。近見德國學校章程。綱舉目張。皆實事求是之學。教童子尤嚴密。國之新者學必新。教人者尤當知之也。豈此十一葉書。即可爲童子師哉。丙申八月江標記。

教童子法

安邱王筠

禮記有心喪三年。是師與君父同也。乃世之教童子者。只可謂之獵食。而父兄爲子弟延師。亦以其幼也。而延無知之師。曾不聞王介甫先入爲主之說。是自誤也。不敢望子弟爲聖賢。亦當望子弟爲鼎甲。蒙養之時。識字爲先。不必遽讀書。先取象形指事之純體教之。識日月字。卽以天上日月告之。識上下字。卽以在上在下之物告之。乃爲切實。純體字既識。乃教以合體字。又須先易講者。而後及難講者。講又不必盡說正義。但須說入童子之耳。不可出之我口。便算了事。如弟子鈍。則識千餘字後。乃爲之講。能識二千字。乃可讀書。讀亦必講。然所識之二千字。前已能解。則此時合爲一句講之。若尙未解。或並未曾講。只可逐字講之。八九歲時。神智漸開。則四聲。虛實。韻部。雙聲。疊韻。事事都須教。兼當教之屬對。且每日教一典故。才高者。全經及國語。國策。文選。盡讀之。卽才鈍。亦五經。周禮。左傳。全讀之。禮儀公穀。摘鈔讀之。才高者。十六歲可以學文。鈍者。二十歲不晚。初學文。先令讀唐宋古文之淺顯者。卽令作論。以寫書爲主。不許說空話。以放爲主。越多越好。但於其虛字不順者。少改易之。以圈爲主。等他知道文法而後。使讀隆萬文。不難成就也。○學生是人。不是豬狗。讀書而不講。是念藏經也。嚼木札也。鈍者。或俯首受驅使。敏者。必不甘心。人皆尋樂。誰肯尋苦。讀書雖不如嬉戲樂。然書中得有樂趣。亦相從矣。讀書一兩年。卽教以屬對。初兩字。

三四月後三字漸而加至四字。再至五字。便成一句詩矣。每日必使作詩。然要與從前所用之功。事事相反。前既教以四聲。此則不論平仄。前既教以雙聲疊韻。此則不論聲病。前既教以屬對。此則不論對偶。三字句亦可。四字句亦可。五句也算一首。十句也算一首。但教以韻部而已。故初讀詩。亦只讀漢魏詩。齊梁以下。近律者不使讀。吾鄉非無高才。然作詩必律。律又多七言。七言又多詠物。通人見之一開卷。便是春草秋花等題目。知其外道也。掩卷不觀矣。以放爲主。以圈爲主。等他數十句一首。而後讀五七言律。束之以屬對。聲病不難也。○詩題頗難。必古人集中所有之題。乃可使學子作。憶袁子才詩話。言某人集中有書中乾胡蝶詩。大以爲笑。我嘗見此集工夫極好。只是耳目蔽塞。詠物詩本不宜多作。然杜工部花鴨苦竹等詩。寓意深遠。又何嘗不好。吳梅邨蓮蓬人。桃核船等詩。則不如不作矣。我見何子貞太史。教其姪作詩。題目皆自撰。以目前所遇之事爲題。是可法也。時下題難得。則教以文選詠史諸篇。而所讀之書。無往非題矣。詠物題太小。與畫折枝草蟲一般。枉費氣力。如有孝子慈孫。以示操選政者。其入選也僅矣。此亦由師不知是魔道。未嘗告之而然。○凡每日屬對。必相其本日所讀。有可對者。而后出之。可以驗其敏鈍。卽或忘之。亦教責之而無詞也。○小兒無長精神。必須使有空閒。空閒卽告以典故。但典故有死有活。死典故日日告之。如十三經何名。某經作註者誰。作疏者誰。二十四史何名。作之者姓名。日告一事。一年卽有三百六十事。師雖枵腹。能使弟子作博學矣。如聞一典。卽逢人宣揚。此卽有才者。然聞三四日。必須告以活典故。如問之曰。兩鄰爭一雞。爾能知確是某家物否。能知者卽大才矣。不能知而后告以南史。忘出何人

傳中

先問兩家飼雞。各用何物。而后剖噓驗之。弟子大喜者。亦有用人也。自心思長進矣。○今之教者。弟子入學。視爲廢才。到十三四歲。則又視爲天才何也。書不取其多。不取其熟。不取其解。但念藏經而已。是廢才也。忽然十餘歲。便使之作文。豈有生而知作文者乎。是天才也。然其教以文也。仍以廢才教之。曰讀二十藝三十藝。然以一字不講之胸。卽讀俗不可耐之文。庸能解乎。費盡師傅蠻力。使之能解。鈍者終身於此。芹不可掇。敏者別讀佳文。夫費數年之功。以糞浸灌其心。又費數年之功。以洗濯其糞。何如不浸。而無庸洗之爲愈乎。且此乃俗語鬼扯。駁之說也。當應讀書之時。不多讀不勤講。而以時文煇亂之。是文扯書之駁也。當應學文之時。又念經書不熟不解。無作料光彩。則又欲溫習。此經扯文之駁也。意不兩銳。事不並隆。何如分致其功之爲愈乎。○作詩文必須放。放之如野馬。蹏跳咆哮。不受羈絆。久之必自厭而收束矣。此時加以銜轡。其俯首樂從。且弟子將脫換時。其文必變而不佳。此時必不可督責之。但涵養誘掖。待其自化。則文境必大進。譬如蠶然。其初一卵而已。漸而有首有身。蠕蠕然動。此時勝於卵也。至於作繭而蛹。又復塊然。此時不如蠶也。徐俟其化而爲蛾。則成矣。作文而不脫換。終是無用才也。屢次脫換。必能成家者也。若遇鈍師。當其脫換而天闕之。則戚矣。諸城王木舟先生。名中孚。乾隆庚辰會元。十四歲入學。文千餘字。十八歲鄉魁。第四文七百字。四十歲元。文不足六百字矣。此放極必收之驗也。○識字必裁方寸紙。依正體書之背面寫篆獨體字。非篆不可識。合體則可略。旣背一授。卽識此一授之字。三授皆然。合讀三授。又總識之。三日溫書。亦仿此法。勿憚煩。積至五十字作一包。頭一遍溫。仍仿此法。可以無不識者矣。卽逐字

解之解至三遍。可以無不解者矣。而后令其自解。每日一包。此無上下文。必須逐字解。則苗實。異日作文。必能逐字嚼出汁漿。不至滑過。既能解。則爲之橫解。同此一字。在某句作何解。在某句又作何解。或引伸。或假借。使之分別。劃然。即使之展轉流通也。○教弟子如植木。但培養澆灌之。令其參天蔽日。其大本可爲棟梁。即其小枝。亦可爲小器具。今之教者。欲其爲几也。即曲折其木以爲几。不知器是做成的。不是生成底。迨其生機不遂。而夭闕。以至枯槁。乃猶執夏楚而命之曰。是棄材也。非教之罪也。嗚乎。其果無罪耶。○佳子弟多有說不出口底苦。爲父兄者。亦曾念及乎。督責以時文排律。白摺紅行。捷南宮。入翰苑。父兄泰然以爲善教矣。敷奏一事。則時文之法。不能達其所見也。自恨讀史之不早也。公燕分體賦詩。則排律囁嚅之詞。不足道其情也。自恨文選之未見也。且有不知自恨者。微幸主持文衡。不知四書有汪氏大全。陸氏大全。王氏匯參也。而調取至愚極陋之體註。遇典故。則使房官檢查。不知典籍浩如烟海。絕無主名。何處檢也。又不知詩經文或作賦。或作四六。皆才人之筆。而以爲文體不正。遇有知者。一屋爲笑矣。不知早教以讀書。則古文正有益於時文。至於出醜敗壞。屈抑多士。豈非父兄之教不先乎。○截得斷。才合得攏。教子者。總要作今年讀書。明年廢學之見。則步步著實矣。識字時。專心致志於識字。不要打算讀經。讀經時。專心致志於讀經。不要打算作文。然所識之字。經不過積字成句。積句成章也。所讀之經。用其義於文。爲有本之文。用其詞於文。亦炳蔚之文也。如其牽腸挂肚。瞻前顧後。欲其雙美。反致兩傷矣。○蒿菴閒話曰。歷城葉奕繩嘗言強記之法。云某性甚鈍。每讀一書。遇意所喜好。即割錄之。錄訖。乃朗誦十餘遍。黏

之壁間。每日必十餘段。少亦六七段。掩卷閒步。卽就壁間觀所黏錄。日三五次以爲常。務期精熟。一字不遺。黏壁既滿。乃取第一日所黏者收筒中。俟再讀有所錄。補黏其處。隨收隨補。歲無曠日。一年之內。約得三千段。數年之後。腹笥漸富。每見務爲泛覽者。略得影響而止。稍經時日。便成枵腹。不如予之約取而實得也。○又曰。邢懋循嘗言。其師教之讀書。用連號法。初日誦一紙。次日又誦一紙。竝初日所誦。誦之三日。又竝初日次日所誦。誦之如是。漸增引至十一日。乃除去初日所誦。每日皆連誦十號。誦至一週。遂成十週。人卽中下。亦無不爛熟矣。又擬題目若干道。書簽上。貯之筒。每日食後。拈十簽。講說思維。令有條貫。逮作文時。遂可不勞餘力。○沂州張先生筠之父執李荊原。名映先生師也。嘗言從學時。每日早飯後。輒曰。各自理會去。弟子皆出。各就隴畔畦間。比反。各道其所理者。何經何文。有何疑義。張先生卽解說之。吾安邱劉川南先生。名其旋十餘歲時。師爲之講書數行。輒請曰。如此。則舉某章反背。師令退思之。而復講。如是者。每日必有之。半年後。師遂不窮於答問。是謂教學相長。然此等高足。那可多得。故爲弟子講授。必時時詰問之。令其善疑。誘以審問。則其作文時。必能標新領異。剝去膚詞。○泰安趙仁甫相國。名國麟作一講時文書。忘其名。亦未見其書。凡十二卷。泰安刻九卷。濟寧知州徐樹人。名宗翰補刻三卷。聞泰安人初宗法之。以致數十年無捷南宮者。遂棄之。我以意揣之。必因仁甫先生於每種題。皆錄成宏正嘉文以爲式。從而學成宏。以致不中也可。謂癡絕。規矩者。巧之所從出也。得規矩而失其巧。於義何居焉。試問仁甫領鄉薦捷南宮之文。豈皆成宏體乎。然必選成宏者。其文無支蔓。規矩易見。故以爲式。欲其窮思畢精。馳騁於規矩之中。

非欲其憔悴枯槁，窘束於規矩之中也。時文行已五百年，窮極才思，尙怵他人之我先，而乃襲先正之貌，落孫山之外，反咎仁甫之作法於涼，豈不謬乎？今日者，如得其書甚善，不然者，亦必臚列數十種題目，上書其名，下書其題，以實之。

如順綱題，吾日三省章，倒綱題，賢賢易色章，橫擔題，雅也可使南面章，過脈題，上老老三句。

使弟子知題有種族，即各有作

法，不致臨時惶惑。安邱有名解元某，其入學覆題，視思明九句，遂作九股，幾被斥革，再覆試一次而後已。豈非師之過乎？夫門扇題，題之最易知者也。然兩扇作兩股，三扇之第三股，已有前半股，對上二股，後半股，即不必對者。況四扇仍有板作四股者，五扇以下，必不行矣。此之不教，何以爲師？○考試不必早，凡功名無論大小，得之必學業長進。若已有二等本領，而後入學，一經長進，則可中矣。若絕無根柢，幸而入學，即長進，亦三等也。三等既久，便甘心以闕穴自居，豈不誤一生乎？○學字亦不可早，小兒手小骨弱，難教以撥鐙法。八九歲不晚，學則學元祕塔、臧公碑之類，不可學小字。大有三分好，縮小，便五分好也。不可學趙他字，有媚骨，所以受元聘，猶之近人作七言轉韻古詩，對待工整，平仄諧和，不以爲病。一韻到底者，乃忌之。所籍口者王右丞也。然此人亦有媚骨，進身則以鬱輪袍，國破即降安祿山。雖唐人不講節義，然李杜高韋，何家不可學，而必學降人乎？我所最愛者，錢像頌、蘇靈芝字品不高。其結體似即松雪所從出，惟少媚骨耳。故其換筆處，易於尋求，即如無字，他底三橫四直，其換筆之痕跡俱在。於我有益，故喜之也。最不喜者，虞永興夫子廟堂碑，尙出顏柳諸賢之上。其換筆皆在空際，落紙則只是平鋪。我若學之，必板板作算盤珠矣。近人學之成家者，惟見李春湖先生名宗耳。壽陵餘子，不可學步邯鄲也。初學文者，大題當讀小名家，亦是此

意小題則必讀大家省了諸般醜態又不可用此法也○又有救急良方吾鄉有秀才家貧須躬親田事暇卽好樗蒲然其作文則似手不釋卷者或問其故則曰我有二十篇熟文每日必從心裏過一兩遍不

出聲

若只是從唇邊過則不濟事

○入學後每科必買直省鄉墨篇篇皆使學子圈之抹之乃是切實工夫工夫有進步

不妨圈其所抹抹其所圈不是圈他抹他乃是圈我抹我也卽讀經書一有所見卽寫之書眉以便他日塗改若所讀書都是乾乾淨淨絕無一字可知是不用心也○桐城人傳其先輩語曰學生二十歲不狂沒出息三十歲猶狂沒出息○孔子善誘孟子曰教亦多術故遇笨拙執拗之弟子必多方以誘之既得其機之所在卽從此鼓舞之蔑不歡欣而惟命是從矣若日以夏楚爲事則其弟固苦其師庸樂乎故觀其弟子歡欣鼓舞侈談學問者卽知是良師也若疾首顙頰奄奄如死人者則笨牛也其師將無同○人之才不一有小才而鋒穎者可以取快一時終無大成就有大才而汗漫者須二十年功學問旣博收攏起來方能成就此時則非常人所及矣須耐煩○功名學問德行本三事也今人以功名爲學問幾幾竝以爲德行教子者當別出手眼應對進退事事教之孝弟忠信時時教之講書時常爲之提唱正史中此等事使之印證且兼資博洽矣學問旣深坐待功名進固可戰退有可守不可癡想功名時文排律之外一切不學設命中無功名則所學者無可以自娛無可以教子不能使鄉里稱善人士友稱博學當此時而回想數十年之功何學不就何德不成今雖悔恨而無及矣不已晚乎○律賦以徐庾爲正宗醴陵集不知有注本否子山集注本二其一佳我忘其名檢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卽知之章豈續

名藻功·康熙中翰林·著思綺堂

文集

論四六文曰。惟唐工麗。得無尙少機神。若宋流通。或且垂於淺率。又曰。吳園次班香宋豔。接但短兵。

吳所著林蕙堂集。我甚愛之。與時下風氣亦合。

陳其年陸海潘江。穿如末弩。

陳檢討四六文集有注本。所用典故。重複拉雜。我亦不喜。

是章氏於當時名家。皆

不許可。然思綺堂集。亦近日翰林諸老所謂不在行者。以其似有韻之文也。近刻八家四六文集。似吳穀

人袁子才兩家爲最。而吳尤當行出色。賦固以細膩見長也。朱虹肪先生

名方增

大考第一。八月其穫賦。足

興律賦偶。箋中儲麟趾。九日登高賦。媲美老筆也。大約細膩波峭。是今日當行。不宜作長篇也。不要長槍

大劍。六朝體。小場不廢。翰苑不宜。○我幼年所受之苦。附書於此。讀四書時。見大學中庸註。皆題朱某章

句。論語則題朱某集註。不知古人注書。多名章句。又不知學庸是古注粗疏。朱子創爲此註。則名章句。論

語則多用前賢說。故名集註也。又不知注註。是古今字。轉以註字爲正。不敢問之師也。讀詩經時。見國風

一。不知下有小雅二。大雅三。頌四也。又曰。周南一之一。不知上一字承國風。下一字對下召南一之二。

至豳一之十五言也。直以爲嚆語而已。亦不敢問之師也。讀周易時。見二程子序。當時雖不知朱子乃程

子再傳弟子。無由爲朱子作序。然疑四書詩經。皆朱子自作序。此何以他人作序也。朱註周易一段。末云。

今乃定爲經二卷。傳十卷。核其卷數。固不符。不知朱子本義。本連書於程子易傳之後。述而不作。故謙而

不再作序。朱子定本。是文王彖辭。周公爻辭。

二者皆所謂繫辭也。上畫三。下繫以乾元亨利貞。乾者。謂此六陽下之辭也。初者。此爻最初也。九者。陽爻名九也。潛龍者。象也。勿用者。占也。初九潛龍勿用者。周公繫之爻合而序之。而別以上經下經者。乾坤坎離。皆純卦對待之象。水火者。天地之大用也。咸恆既濟未濟。皆合卦流行之象。水火者。人身之大用也。故分兩篇。○既云初九。不云終九。而云上九者。此云上。則初在下矣。欲人知爻自下而上也。分兩篇居首。孔子自作者。退處於後。不敢攙雜

先聖之文。聖人之謙也。

然實不敢撓維。爰詞多有韻。以小象撓之。則失其韻。此猶是小事。如自天祐之。吉。元不利。此承厥孚交如。咸知吉而終言之。乃合兩爻爲一爻。小象無一無韻者。其文義亦有銜接。

者。何可

曰象上象下。象上象下。繫辭上。繫辭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謂之十翼。漢書藝文志。易經十二篇。顏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

二篇。而史記則謂之易大傳。案大傳十翼。兩名。與上下經同。皆後人所指名。孔子時謂之易。不謂之易經。謂之象。不謂之象傳。象傳。呂東萊於十翼皆加一傳字。非古也。象者。釋伏羲之卦畫。及文王所繫之詞也。亦多不釋卦畫。

有象六爻。亦各有其象也。繫辭上。非自名所作爲象也。象者。釋卦之上下兩象。及周公所繫之爻辭也。通謂之象者。卦

○古人所作本有名。而後人別爲之名者。如潛夫論曰。尹吉甫作封頌一篇。其詩曰。于邑于謝。南國是式。此出崧高

當云象上云云。不可加翼字傳字。

御纂周易折中。即用朱子舊本也。明永樂時。蘇州府教授。忘此妄人刪程傳。專用本義。朱子曰。程傳備矣者。

始錄傳於後。而序卦傳之程傳。本分冠各卦之首。他不知合錄於本篇。遂致序卦無一字注解。我雖疑之。

亦不敢問也。惟十一歲從王惺齋師。名朝事事皆講。遂知用心。以有今日。夫此等可疑之事。皆屬皮毛。不

關大體。尙無訓誨者。令我獨感惺齋師。願天下之爲師者。各爲其心喪三年計也。

我曾看俞氏所選百二名家。是時胸中。尙無涇渭。不能知其根柢所從出。派別所由分。看亦無益。是駭工

夫也。王罕皆選程墨所見集。則當看古人實功。今人不肯用。但看其文。知其路徑。得其皮毛。足以標異矣。

其中一題數篇者。先看其題。無不解也。及看其文。而后知我所解者非也。看三四遍。始解其制局命意之

所在。恍然曰。我今乃解此題矣。又看一篇。則又不知所云。看三四遍。而后恍然曰。此題又有此制度也。每

看一篇皆然。雖不能學。然亦必無膚泛語矣。○藏法於理者。上也。以法運理者。次也。上不如次。有目共見。

法莫巧於隆萬。但去其扭捏可厭一種。學其鈎心鬪角。花攢錦簇。騙得功名到手。何書不可讀。必欲以時文名家。則駭矣。時文已被前人做盡。是以顧耕石會墨。君子喻於義節。竝非題之正解。然令人一看知其於從前此題名作。都已見過。他又別發一義也。蓋古人所作。自道其所得。今人所作。如隨風敗葉。不但身心性命。國計民生。全沒交涉。即用爲談資。亦令人欲歐也。○或精團氣聚。或鮮花嫩柳。或流利蓬勃。無不售者。古淡艱深。皆自取其禍。喬坐衙者。天地人三股。五經五股。尤王體之類。更無論矣。



音正職子弟

撰 筠 王

弟子職正音

本館據天壤閣叢
書本影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